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宋書卷七十二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二

文九王

文帝十九男元皇后生劭潘淑妃生濬路淑媛生孝武帝吳淑儀生南平王鑠高脩儀生廬陵昭王紹殷脩華生竟陵王誕曹婕妤生建平宣簡王宏陳脩容生東海

王禕謝容華生晉熙王昶江脩儀生武昌王渾沈婕好生明帝楊脩儀生建安王休仁邢美人生晉平王休祐蔡美人生海陵王休茂董美人生鄱陽哀王休業顏美人生臨慶冲王休倩陳美人生新野懷王夷甫荀美人生桂楊王休範羅美人生巴陵哀王休若劭濬誕禕渾休茂休範別有傳紹出繼廬陵孝獻王義真

南平穆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元嘉十七年都督湘州諸軍事冠軍將軍湘州刺史不之鎮領石頭戍事

二十二年遷使持節都督南豫豫司雍秦并六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太祖方事外略乃罷南豫併壽陽即以鑠為豫州刺史尋領安蠻校尉給鼓吹一部二十六年進號平西將軍讓不拜索虜大帥拓跋燾南侵陳頳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内飛矢雨下城中負户以汲又毁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城内有一沙門頗

有機思輙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內薄攻城憲督厲將士固女墻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虜燒攻具走二十七年大舉北伐諸蕃並出師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上蔡向長社長社戍主魯爽委城奔走既克長社遣幢主王陽兒張略等進攄小索偽豫州刺史僕蘭於大索

率步騎二千攻陽兒陽兒擊大破之到坦之等進向太索勞楊氏鄭德玄張和各起義以應坦之僕蘭奔虎牢會王陽兒等至即據大索因向虎牢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繼坦之虜永昌王宜勤仁庫真救虎牢坦之敗走虜乘勝逕進於尉氏津逢康祖康祖戰敗見殺賊進脅壽陽因東過與燾會於江上二十八年夏虜荆州刺史魯爽及弟秀等率部曲詣鑠歸順其年七月鑠所生吳淑儀薨鑠歸京師葬畢還攝本任時江夏王義恭領

兖州刺史鎮盱眙丁母憂還京師上以兖土彫荒罷南兖併南徐州當别置淮南都督住盱眙開創屯田應接遠近欲以授鑠既而改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領兵戍石頭元凶弑立以為中軍將軍護軍常侍如故世祖入討劭屯兵京邑使鑠廵行撫勞劭還立南兖以鑠為使持節都督南兖徐兖青冀幽六州諸軍事征虜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兖州刺史常侍如故柳元景至新亭劭親自攻之挾鑠自隨江夏王義恭南奔使鑠守東府以

腹心防之進授侍中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餘如故劭迎將侯神於宮內䟽世祖年諱厭祝祈請假授位號使鑠造策文及義軍入宮鑠與濬俱歸世祖濬即伏法上迎鑠入營當時倉卒失國璽事寧更鑄給之進侍中司空領兵置佐以國哀未闋讓侍中鑠素不推事世祖又為元凶所任上乃以藥內食中毒殺之時年二十三追贈侍中司徒三子敬猷敬淵敬先敬猷嗣官至黃門郎敬淵初封南安縣侯官至後軍將軍敬先繼廬陵王紹前

廢帝景和末名鑠妃江氏入宮使左右於前逼廹之江氏不受命謂曰若不從當殺汝三子江氏猶不肯於是遣使於第殺敬猷敬淵敬先鞭江氏一百其夕廢帝亦殞太宗即位追贈敬猷侍中謚曰懷王追贈敬淵黃門侍郎謚曰悼侯改封孝武帝第十八子臨賀王子產字孝仁為南平王繼鑠後未拜被殺泰始五年立晉平王休祐第七子宣曜為南平王繼鑠休祐死宣曜被廢還本後廢帝元徽元年立衡陽恭王嶷第二子伯玉為南

平王繼鑠後官至給事中昇明二年謀反誅國除

建平宣簡王宏字休度文帝第七子也早喪母元嘉二十一年年十一封建平王食邑二千户少而閑素篤好文籍太祖寵愛殊常為立第於雞籠山盡山水之美建平國職髙他國一階二十四年為中護軍領石頭戍事出為征虜將軍江州刺史二十八年徵為中書令領驍騎將軍元凶弒立以宏為左將軍丹陽尹又以為散騎常侍鎮軍將軍江州刺史世祖入討劭錄宏殿内世祖

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
世祖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使奉迎太后還加冠軍將
軍中書監僕射如故臧質為逆宏以仗士五十人入六
門為人謙儉周慎禮賢接士明曉政事上甚信仗之時
普責百官讜言宏議曰臣聞建國之道咸殊興王之政
不一至於開諫致寧防口取禍固前王同軌後主共則
秦殷之敗語戮刺亡周漢之盛謗升箴顯陛下以至德
神臨垂精思治進儒禮而崇寬教哀獄法而黜嚴刑表

忠行而舉貞節辟處士而求賢異修廢官而出滯賞撤
天膳而重農食禁貴遊而弛榷酤通山澤而易關梁固
已海內仰道天下知德今復開不諱之塗獎直辭之路
四海希風普天幸甚舉蒙採問敢不悉心謹條鄙見罝
陳如左辭理違謬伏用震讋夫用兵之道自古所慎頃
干戈未戢戰備宜修而卒不素練兵非夙昔且戎衛之
職多非其才或以資厚素加或以禄薄帶帖或寵由權
門恩自私假既無將領虛尸榮禄至於邊城舉燧羽驛

交馳而望其擐甲推鋒立功閫外譬緣木求魚不可得矣常謂臨難命師皆出倉卒驅烏合之衆隷造次之主貌疎情乖有若胡越豈能使其同力拔危濟難故奔北相望覆敗繼有今欲改選將校皆得其人分臺見將各以配給領護二軍為其總統令撫養士卒使恩信先加農隙校獵以習其事三令五申以齊其心使動止應規進退中律然後蓄銳覲釁因時而動摧敵陷堅折衝于外孫子曰視卒如赤子故可與之共死所以張拳効爭

先之心吮癰致必盡之命豈不由恩著者士輕其生令
明者卒畢其力考心迹事如或有在妄陳膚知追懼乖
謬轉尚書令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尋進
號衛將軍中書監尚書令如故宏少而多病大明二年
疾動求解尚書令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
中書監如故未拜其年薨時年二十五追贈侍中司徒
中書監如故給班劒二十人上痛悼甚至每朔望輒出
臨靈自為墓誌銘并序與東揚州刺史顏竣詔曰宏夙

情業尚素心令績雖年未及壯願言兼申謂天道可倚輔仁無妄雖寢患淹時慮不至禍豈圖祐善虛設一旦永謝驚惋摧慟五內交殞平生未遠舉目如昨而賞對遊娛緬同千載哀酷纏綿實增痛切卿情均休戚重以周旋乖圻少時奄成今古聞問傷惋當何可言五年盆諸弟國各千户先薨者不在其例唯宏追盆子景素少愛文義有父風大明四年為寧朔將軍南濟陰太守徙歷陽南譙二郡太守將軍如故中書侍郎不拜監南豫

豫二州諸軍事輔國將軍南豫州刺史又不拜太宗初
太子中庶子領步兵校尉太子左衛率加給事中冠軍
將軍南兖州刺史丹陽尹吳興太守使持節監湘州諸
軍事湘州刺史將軍並如故進號左將軍泰始六年都
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左將軍荆州刺
史持節如故徵為散騎常侍後將軍太常未拜授使持
節都督南徐南兖兖徐青兾六州諸軍事鎮軍將軍南
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逆景素雖纂集兵衆以赴朝

建為名而陰懷兩端及事平進號鎮北將軍齊王為南兖州景素解都督時太祖諸子盡殂衆孫唯景素為長建安王休祐諸子並廢徙無在朝者景素好文章書籍招集才義之士傾身禮接以收名譽由是朝野翕然莫不屬意焉而後廢帝狂凶失道内外皆謂景素宜當神器唯廢帝所生陳氏親戚疾忌之而楊運長阮佃夫並太宗舊隷貪幼少以久其權慮景素立不見容於長主深相忌憚元徽三年景素防閤將軍王季符失景素旨

怨恨因單騎奔京邑告運長佃夫云景素欲反運長等便欲遣軍討之齊王及衛將軍袁粲以下並保持之謂為不然也景素亦馳遣世子延齡還都具自申理運長等乃徙李符於梁州又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自是廢帝狂悖日甚朝野並屬心景素陳氏及運長等彌相猜疑景素因此稍為自防之計與司馬盧江何季穆錄事參軍陳郡殷瀰記室參軍濟陽蔡履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左右賀文超等謀之以參軍沈顒毋丘

文子左暄州西曹王潭等為爪牙李穆薦從弟孫之為參軍景素遣孫之潭文超等去來京邑多與金帛要結才力之士由是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並皆響附其餘武人失職不得志者莫不歸之時廢帝單馬獨出遊走郊野曹欣之謀據石頭韓道清郭蘭之欲說齊王使同若不回者圖之候廢帝出行因衆作難事克奉景素景素每禁駐之未欲怱怱舉動運長

密遣傖人周天賜偽投景素勸為興討景素知為運長所遣即斬之遣司馬孫謙送首還臺元徽四年七月𢘿祗祖率數百人奔景素云京邑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即便舉兵負戈至者數千人運長等常疑景素有異志及聞祗祖叛走便纂嚴備辦齊王出屯玄武湖冠軍將軍任農夫黄回左軍將軍李安民各領步軍右軍將軍張保率水軍并北討冠軍將軍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其餘衆軍相繼進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鎮東

府城齊王知黄回有異圖故使安民佛榮俱行以防之景素欲斷據竹里以拒臺軍垣慶延祇祖沈顒等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也殷瀰等固爭不能農夫等既至放火燒市邑而垣慶延等各相顧望並無鬭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時張保水軍泊西渚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並荆楚快手自相要結擊水軍應時摧陷斬張保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臺軍既薄城池顒先衆叛走

垣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係奔敗左暄驍果有膽力欲為景素盡節而所配兵力甚弱猶力戰不退於萬歲樓下橫射臺軍不能禁然後退散右衛殿中將軍張倪奴前軍將軍周盤龍攻陷京城倪奴禽景素斬之時年二十五即葬京口垣慶延祗祖左暄賀文超並伏誅殷瀰綦履從邵州何季穆先遷官故不及禍其餘皆逃亡值赦得免景素既敗曹欣之反告韓道清郭蘭之之謀道清等並誅黃回高道慶等齊王撫之如舊景素子延齡

及二少子並從誅其年冬封長沙成王義欣子勔第三子恬為秭歸縣侯食邑千戶繼宏後順帝昇明二年卒國除張倪奴以禽景素功封筑陽縣侯食邑千戶景素敗後故記室參軍王螭故主簿何昌㝢並上書訟景素之冤齊受禪建元初故景素秀才劉璡又上書曰臣聞曽子孝於其親而沈乎水介生忠於其主而焚於火何則仁也不必可依信也不必可恃昔者墨翟議雲梯於荆臺之下宋人逐之夷叔為衛軍隱難於晉公子殪之

李牧北逝強胡之旗南拒全秦之卒趙王不圖其功賜以利劍陳蕃白首固義忘生事主漢靈不明其忠卒被刑戮彼數子者皆身栖青雲之上而困於泥塵之裏誠以危行不容於衰世孤立聚尤於衆人加讒諂蛆蠱其中謗隙蜂飛而至故也臣聞浸潤之行骨肉離絶疑似一至君臣易心此中山所以歔欷奏樂孟博所以慷慨囊頭者也臣每惟故舉將宋建平王之禍悲徹骨髓氣疑霜霰今琁鼎啓運人神改物生罪尚宥死究必申臣

誠不忍王之負謗而不雪故敢明言其理臣聞孝悌為
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爨知其不為暴也秦仁
獲麑知其可為傅也臣聞王之事獻太妃也朝夕不違
養甘苦不見色帳下進珍饌太妃未食王投箸輟飯太
妃起居有不安王傍行蓬髮臣聞求忠臣者於孝子之
門安有孝如王而不忠者乎其可明一也當泰始元徽
中王公貴人無謁景寧陵者王獨抗情而行不以趨時
捨義出鎮入朝必俛拜陵所王尚不棄先君豈背今君

乎其可明二也王博聞而容衆與諫而愛士與人言呴呴若有傷聞人之善譽而進之見人之惡掩而誨之李蔚之蓬廬之寒素也王枉駕而訊之何季穆等宣簡王之舊也王提挈以升之王虛巳以厚天下之士尚不欲傷一人之心何乃親戚圖相沮譖乎其可明三也昔以法曹參軍奉訊於聽朝之末王每斷獄降聲辭和顏色以待士女之訟時見夏伯以童子縲紲王愴然改貌用不加刑徐州嘗歲饑王散秩粟俸帛以繼民之乏餬

理冤疑咸息繇務所在皆有愛於民臣聞善人國之紀也安有仁於民庶而虐其宗國者乎其可明四也王修身潔行言無近雜内去聲酌之娛外無田弋之好每所臨踐不加穿築直衛不緊第宅無改荆州髙齋刻楹柏構王廢而不處昔朝廷欲賜王東陵甲第又辭而不當兩宮所遺珍玩塵於笥篋無它嬖私不耽内寵姬嬙數人皆詔令所賜王身食不踰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鏤玉器王顧謂何昌寓曰我持此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

王恭巳蹈義若此其可明五也王之在荆州也時獻太妃初薨宋明帝新棄天下京畿諸王又相繼非命王乃徵入為太常楚下人士並勸勿下王謂為臣而距先皇之命不忠為子不奉親之宅窆不孝於是棄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闕王若志欲倔彊便應高枕江漢何為屈折而受制於人乎其可明六也王名高海内義重太山耆幼懷仁士庶慕德故從昏者忌明同枉者毁正搦弦為鉤張一作百行坐欬嚏皆生風塵會王季符負臯流謗

事會讒人之心權醜相扇鴟梟奮翼王雖遘愍離凶而誠分彌款散情中孚揮厈潰素虞玩之銜使歸旋世子入質京邑續解徐州請身東第後求會稽降階外撫虞玩殷焕實為詮譯誠心殷勤備留聖聽王若侜張跋扈何事若斯其可明七也自是以後日同殊論蒼梧之衰德既彰羣小之姦慝彌廣下盈其毒上不可依時長王並見誅鋤公卿如蹈虎尾衆人翕翕莫不注仰於王廂閤諸人同謀異志王心不從利忠不背本執周天賜而

斬之以距王宜與等遣司馬孫謙歸款朝廷王若欲擬非覬寧當如此乎其可明八也又是年五月以後道路皆謂阮佃夫等欲潛圖宮禁因兵北襲而黄回高道慶等傳構其事武人擬亂更相恐脅至六月而京師徴賦車徒將講衆北壘都鄙疑駭僉言釁作垣祗祖因民情囂蕩揚聲北奔紿辭惑衆窮亂極禍會州人自都還説掖門已閉殊不知臺中安不王既素籍異論謂為信然収率疲弱志在投散冰炭在懷但恐遲後何圖兵以順

出翻為逆動乎夫往來之人諠譁幻惑皆出輦轂非從徐州起也且臺以六月晦夜無何呼北兵已至皆登陴抽刃而朱方七月朔猶緩帶從容其晚聞京都變亂始乃鳩兵簡甲耳王豈先造禍哉其可明九也王聞京室有難坐不安食不甘言及太后未嘗不交巾掩泣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曰吾恐三才於斯絶矣茲豈不誠在本朝以天下為憂乎自非深忠遠槩孰能身滅之不恤獨眷眷國家安危哉其可明十也夫王起兵之日止在

匡救昏難故殛姦盜非他故也請較言之當時君臣之道治亂云何楊運長阮佃夫為有辠邪為無辠邪若其無辠何故為戮若其有辠討之何辜王豈不知君親之無將乎顧以救火之家豈遑先白丈人非不恭也徒以運屬陵喪智力無所用之蹉跌傾覆此乃時也豈謂反乎果然今日王亡明日宋亡王何負於社稷何愧于天下哉臣聞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王子之墓漢高定天下過大梁躡燕代脩信陵之祀存望諸之裔晉世受

命亦追王淩之究而詔其孫為郎夫比干殷辛之罪人也無忌魏之疑臣也樂毅燕之逃將也彦雲齊之賊而晉害也適逢聖明之君革運創制昭功誠蕩嫌怨清議以天下之善也或殊世而相明故四賢咸濟其令問三后馳光於萬葉君子榮其輝小人服其義今陛下尊英雄之高軌振逸世之奇聲何至仍衰世之異議以掩賢人之名哉若王之中外不明終始慆德臣懼方今之人不復為善矣且世之興衰何代無有今齊茵裔萬世之

後其能無汚隆乎苟前良可廢何以勸後之能者伏願
上同周漢西晉之如彼下為來胥垂範之如此儻能降
明詔籤枉道使往王得洗謗議拯窴魂賜以王禮反葬
則民之從義猶若囘風之卷草也臣聞鸐鳴皐埡則降
陰吐雨騰蛇聳躍而沈雲欝窴但傷臣言輕落毛身如
横芥神高聽邈終焉莫省直欲内不負心庶將來知王
之意耳又不省至今上即位乃下詔曰宋建平王劉景
素名父之子少敦清尚雖末路失圖而原心有本年流

運改宜弘優澤可聽以王禮還葬舊墓

晉熙王昶字休道文帝第九子也元嘉二十二年年十歲封義陽王食邑二千戸二十七年為輔國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元凶弒立加散騎常侍世祖踐祚遷太常出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尋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孝建元年立東揚州郡昶為刺史東中郎將如故進號後將軍大明元年徵為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遷中軍將軍南彭城下邳二郡

太守又出為都督江州郢州之西陽豫州之新蔡晉熙二郡諸軍事前將軍江州刺史三年徵為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千戶轉中書令中軍將軍尋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太常從世祖南巡坐斥皇太后龍舟免開府尋又以加授前廢帝即位出為使持節都督徐兗南兗青冀幽六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征北將軍徐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開府如故昶輕訬褊急不能祗事世祖大明中常被嫌責民間喧然常云昶當有

異志永光景和中此聲轉甚廢帝既誅羣公彌縱狂悖常語左右曰我即大位來遂未常戒嚴使人邑邑江夏王義恭誅後昶表入朝遣典籤蘧法生銜使帝謂法生曰義陽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喜又屢詰問法生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禍叛走還彭城帝因此北討親率衆過江法生既至昶即聚衆起兵統内諸郡並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其不捷乃夜與數十騎開門北奔索虜棄母妻唯攜愛妾一

人作丈夫服亦騎馬自隨昶家還都二妾各生一子時
太宗已即位名長者曰思遠小者曰懷遠尋並卒追封
懷遠為池陽縣侯食邑千戶泰始六年以第六皇子燮
字仲綏繼昶改昶封為晉熙王燮襲爵食邑三千戶太
宗既以燮繼昶乃下詔曰夫虎狼護子猴猨負孫毒性
薄情亦有仁愛故識念氣類尚均羣品況在人倫可忘
天屬晉熙太妃謝氏沈刻無親物理罕比征北公雖孝
道無替而遭此不慈自少及長闕恩鞠之闕乃至休否

莫闕寒温不訪晨昏屏塞定省靡因事無遜忤動致誚責毒句發口人所難聞加惡備苦過於讎隙遂事憤於宗姻義傷於行路公故妃郁氏婦禮無違逢此嚴酷遂以憂卒用夭盛年又謝氏食則豐珍衣則文麗奉已之餘播覃羣下而諸孫纊不温體食不充饑付於姆㚥之手縱以任軍之路遏其所生棄若糞土繼縷比於重囚窮困過於下使誠皇規方遠沙塞將一公修短不諱亦難豫圖兼妾女累弱一第領主防閑之道人理斯急朕

所以詔第六子燮奉公為脩欲以毗整一門為公繼紹
但謝氏待骨肉至親尚相棄蔑況以義合免苦為難患
萌防漸危機須斷便可還其本家削絶蕃秩先是改謝
氏為射氏時主幼時艱宗室寡弱元徽元年燮年四歲
以為使持節監郢州豫州之西陽司州之義陽二郡諸
軍事征虜將軍郢州刺史以黄門郎王奐為長史揔府
州之任明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
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尋陽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思

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閶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復郗所生謝氏為晉熙國太妃四年又進燮鎮西將軍加鼓吹一部順帝即位徵為使持節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撫軍將軍揚州刺史先是齊世子為燮安西長史行府州事時亦被徵為左衛將軍與燮俱下會荊州刺史沈攸之舉兵反世子因奉燮鎮尋陽之盆城據中流為內外形援攸之平燮還京邑齊王為南徐州燮解督南徐進督南豫江州諸軍事進

號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遷司徒齊受禪解司徒降

封隆安縣侯食邑千五百戶謀反賜死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也元嘉二十九年年十歲

立為建安王食邑三千戶孝建三年為秘書監領步兵

校尉尋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南兗州刺

史大明元年入為侍中領右軍將軍四年出為湘州刺

史加散騎常侍加號平南將軍八年遷使持節督江州

南豫州之晉熙新蔡郢州之西陽三郡諸軍事安南將

軍江州刺史未拜徙為散騎常侍太常又不拜仍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前廢帝永光元年遷領軍將軍常侍如故景和元年又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未之任留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又加特進左光祿大夫給鼓吹一部時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公忌憚諸父並囚之殿內毆捶淩曳無復人理休仁及太宗山陽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太宗尤肥號為豬王號休仁為

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自近不離左右東海王禕凡劣號為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少故並得從容嘗以木槽盛飯内諸雜食攪令和合掘地為坑穽實之以泥水倮太宗内坑中和槽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為歡笑欲害太宗及休仁休祐前後以十數休仁多計數每以笑調佞諛悅之故得推遷常於休仁前使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楊太妃左右並不得已順命以至右衛將軍劉道隆道

隆歡以奉旨盡諸醜狀時廷尉劉曚妾孕臨月迎入後宮藏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太宗嘗忤旨帝怒乃倮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檐付太官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帝將南遊荆湘二州明旦欲殺諸父便發其夕太宗克定禍難殞帝於華林園休仁即日推崇太宗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時南平盧陵敬猷兄弟為廢帝所

害猶未殯殮休仁休祐同載臨之閘帷歡笑奏鼓吹往反時人咸非焉先是廢帝進休仁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如故未拜太宗令書以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揚南徐二州諸軍事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加班劒二十人給三望十五乘時劉道隆為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上乃賜道隆死尋諸方逆命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增班劒三十人出據虎檻進據赭圻尋領太子太傅揔統諸軍隨宜應接中流平定

休仁之力也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蘇侯兄弟力增休仁邑四千户固辭乃受千户上流雖平薛安都據彭城招引索虜復都督北討諸軍事又增邑三千户不受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未平晉平王休祐先督征討諸軍事休祐出領江陵休仁代督西討諸軍事泰始五年進都督豫司二州休仁年與太宗隣亞俱好文籍素相愛友及廢帝世同經危難太宗又資其權譎之力泰初初四

方逆命兵至近畿休仁親當矢石大勳克建任總百揆親寄甚隆朝野四方莫不輻湊上漸不悅休仁悟其旨其冬表解揚州見許六年進位太尉領司徒固讓又加漆輪車劒履太宗末年多忌諱猜害稍甚休仁轉不自安及殺晉平王休祐憂懼彌切其年上疾篤與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慮諸弟彊盛太子幼弱將來不安運長又慮帝晏駕後休仁一旦居周公之地其輩不得秉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主書以

下皆往東府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既宿懷此意至是又聞物情向之乃召休仁入見既而又謂曰夕可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休仁死時年三十九上寢疾久內外隔絕慮人情有同異自力乘轝出端門休仁死後乃詔曰夫無將之誅諒惟通典知咎自引實有偏介劉休仁地屬密親位居台重朕友寄特深寵秩兼茂不能弘贊國猷裨宣政道而自處相任妄生猜嫌側納羣小之說內懷

不逞之志晦景蔽迹無事陽愚因近疾患沉篤内外憂悚休仁規逼禁兵謀為亂逆朕曲惟天倫未忍明法申詔詰礪辨覈事原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追尋悲痛情不自勝思屈法科以申矜悼可宥其二子并全封爵但家國多虞釁起台輔永尋既往感慨追深有司奏曰臣聞明罰無親情屈於司綱國典有經威申於義滅是以梁趙之誅跣出㒲過來言之罰克入致動謹案劉休仁苞蓄禍迹事蔽於天明竄匿沉姦情宣於民聽自以

屬居戚近早延恩睠異禮殊義望越常均往歲授鉞南討本非才命啓行濃湖特以親攝仰遵廟略俯藉衆効屬承泰運竊附成勳而亟叨天功多自臧伐既聖明御寓躬覽萬機百司有紀官方無越而休仁矜勳怙貴自謂應總朝權遂妄生疑難深自猜外故司空晉平剌王休祐少無令業長滋貪暴莅任陜荆毒流西夏編户嗟散列邑凋虚聖澤含弘未明正憲亟與休仁論其愆迹辭意既畜不宜傳廣遂飾容旨反相勸激休祐以休仁

位居朝右任遇優崇必能為己力援故深相黨結休祐於是輸金薦寶承顏投意造邸之間必論朝政遂無日不俱行無時不同宿聲酣聚集密語清閑休仁含姦扇惑善於計數說休祐使外託專慎之法密行貪詐之心謂朝廷不覺人莫之悟休祐遂乃外積恐懼內協禍心既得贊激凶慝轉熾與休仁共為姦謀潛伺機隙圖造釁變規肆凶狡休仁致殞倉卒實維天誅而晉平國太妃姿邪不能追懲子惡上感曲恩更懷不逞巫蠱呪詛

休仁因聖躬不和猥謀姦逆滅道反常莫斯為甚殛肆
朝市廡中國刑而法網未加自引厥命天慈矜厚減法
崇恩賜全二息及其爵封斯誠弘風曠德貫絕通古然
非所以棄惡流釁懲懼亂臣者也臣等參議謂宜追降
休仁為庶人絕其屬籍見息悉徙遠郡休祐慾謀始露
亦宜裁黜徙削之科一同舊準收邢付獄依法窮治詔
曰邢匹婦狂愚不足與計休仁知釁自引情有追傷可
特為降始安縣王食邑千户并停伯融等流徙聽襲封

爵伯猷先紹江夏國令遝本賜爵鄉侯上既殺休仁慮
人情驚動與諸方鎮及諸大臣詔曰休仁致殞卿未具
悉事之始末今疏以相示休祐貪恣非政法網之所不
容昔漢梁孝王淮南厲王無它釁悖正以越漢制度耳
況休祐吞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蝗取與鄙虐無復人情
屢得王景文褚淵沈攸之等啓陳其罪惡轉不可容吾
篤兄弟之恩不欲致之以法且每恨大明兄弟情薄親
見休祐屯苦之時始得寬寧彌不忍問所以改授徐州

襲其去朝廷近必應能自悛革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
徽動萬端暴濁愈甚既每為民蠹不可復全休仁身粗
有知解兼為宰相又吾與其兄弟情昵特復異常頗與
休仁論休祐釁狀休祐以休仁為吾所親必應知吾意
又云休仁言對能為損益遂多與財賂深相結事乃寢
必同宿行必共車休仁性軟易感說遂成繾綣共為一
家是吾所吐密言一時倒寫吾與休仁少小異常唯虛
心信之初不措疑雖爾猶慮清閑之時非意脫有間者

吾近向休祐推情戒訓嚴切休祐更不復致疑休祐死後吾將其內外左右問以情狀方知言語漏泄并具之由彌日惋惋心神萎䘮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我常秉許爲家從來頗得此力但試用看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實積惡旣不可恕自休祐殞亡之始休仁款曲共知休仁旣無皐釁主相本若一體吾之推意初無有間休祐貪愚爲天下所疾致殞之本爲民除患兄弟無復多人彌應思弔不感

盆相親信休祐平生狠抗無賴吾慮休仁往哭或生祟禍且吾爾日本辦仗往哭晚定不行吾所以為設方便呼入在省而休仁得吾名入大自驚疑遂入辭楊太妃顏色狀意甚與常異既至省楊太妃驟遣監子去來參察從此日生嫌懼而吾之推情初不疑覺從休祐死後吾再幸休仁第飲噉極日排閤入內初無猜防休仁坐生嫌畏一日吾春中多期射雉每休仁清閑多往雉場中或敕使陪輦及不行日多不見之每值宵休仁輒語

左右云我巳復得今一日及在房内見諸妓妾恒語我云不知朝夕見底若一旦死去作兒亦不取汝取汝正足亂人耳休祐死時日巳三晡吾射雉始從雉場出休仁從騎在右伏野中吾遣人召之稱云腹痛不堪騎馬爾時諸王車皆停在朱雀門裏日既暝不暇遠呼車吾衣書車近在離門裏敕呼來下油幢絡擬以載之吾由來諳悉其體有冷患聞腹痛知必是冷乃敕太醫上省送供御髙梁薑飲以賜之休仁得飲忽大驚告左右稱

敗今日了左右答曰此飲是御師名封題休仁乃令左
右先飲竟猶不甚信乃偪俛噬之裁進一合許妄生嫌
貳事事如是由來十日五日一就問太妃自休祐死後
每吾詣必先至楊太妃問如分別狀休仁由來自營府
國興生文書二月中史承祖齎文書呈之忽語承祖云
我得成許那何煩將來吾虛心如舊不復見信既懷不
安大自嫌恐惟以情理不容復有善心休仁既經南討
與宿衛將帥經習狎共事相識者布滿外內常日出入

於廂下經過與諸相識將帥都不交言及吾前者積日
失適休仁出入殿省諸衛主帥裁相悉者無不和顏厚
相撫勞爾時吾既甚惡意不欲見外人悠悠所傳互言
差劇休仁規欲聞知方便使曇度道人及勞彥遠屢求
啓閲覘吾起居及其所啓皆非急事吾意亦不厝疑吾
與休仁親情實異年少以來恒相追隨情向大趣亦往
往多同難否之日每共契闊休仁南討為都統既有勲
績狀之於心亦何極已但休仁於吾望既不輕小人無

知亦多挾背向既生猜貳不復自寧夫禍難之由皆意所不悟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巳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夫於凡弟之情不能無厚薄休祐之亡雖復悼念猶可以理割遣及休仁之殞悲慼特深千念不能巳巳舉言傷心事之細碎既不可曲載詔文恐物不必即解兼欲存其兒子不欲窮法為詔之辭不得不云有兵謀非事實也故相報卿知上與休仁素厚至於相害慮在後嗣不安休仁既死痛悼甚至謂人曰我與

建安年時相鄰少便狎從景和泰始之間勲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今有一事不如與諸侯共說懽適之方於今盡矣因流涕不自勝子伯融妃殷氏所生殷氏吳興太守冲女也范陽祖翻有醫術姿貌又美殷氏有疾翻入視脉說之遂通好事泄遣還家賜死伯融歷南豫州刺史琅邪臨淮二郡太守寧朔將軍廣州刺史不之職廢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還京邑襲封始興王弟伯猷初出繼江夏愍王伯

禽封江夏王邑二千户休仁死後還本與伯融俱徙丹楊縣後廢帝元徽元年賜爵都鄉侯建平王景素為逆楊運長等畏忌宗室稱詔賜伯融等死伯融時年十九伯猷年十一

晉平剌王休祐文帝第十三子也孝建三年年十一封山陽王食邑二千户大明元年為散騎常侍領長水校尉尋遷東揚州刺史未拜徙湘州刺史加號征虜將軍四年還為秘書監領右軍將軍增邑千户遷侍中又遷

左中郎將都官尚書又為秘書監領驍騎將軍出為使持節都督豫司二州南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景和元年入朝進號鎮西大將軍仍遷散騎常侍鎮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定亂以為使持節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開府常侍如故又改都督江郢雍湘五州江州刺史又改都督江南豫司州南豫州刺史改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時豫州刺史殷琰據壽陽反叛休

祐出鎮歷陽督劉勔等討琰琰未平勔築長圍守之休祐復徙都督荆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開府並如故增封二千戶受五百戶以山陽荒敝改封晉平王休祐素無才能彊梁自用大明之世年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淫好財色在荆州裒刻所在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刪簡不受民間糴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評米責錢凡諸求利皆

悉如此百姓嗷然不復堪命泰始六年徵為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六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加侍中持節將軍如故上以休祐貪虐不可莅民留之京邑遣上佐行府州事休祐狠戾彊梁前後忤上非一在荊州時左右苑景達善彈棊上名之休祐留不遣上怒詰責之曰汝剛戾如此豈為下之義積不能平且慮休祐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七年二月車駕於巖山射雉有一雉不肯入場日暮將反令休祐射之語云不得雉勿歸休祐

時從在黄麾内左右從者並在部伍後休祐便馳去上遣左右數人隨之上既還前驅清道休祐人從悉分散不復相得上因遣壽寂之等諸將追之日已欲闇與休祐相及逼令墜馬休祐素勇壯有氣力奮拳左右排擊莫得近有一人後引陰因頓地即共毆拉殺之乃遣人馳白上行唱驃騎落馬上曰驃騎體大落馬殊不易即遣御醫絡驛相係頃之休祐左右人至久已絶去車脚輿以還第時年二十七追贈司空持節侍中都督刺史

如故給班劍二十人三望車一乘時巴陵王休若在江
陵其日即馳信報休若曰吾與驃騎南山射雉驃騎馬
驚與直閤夏文秀馬相蹹文秀墮地驃騎失鞚馬驚觸
松樹墮地落硎中時頓悶不識人故馳報弟其年五月
追免休祐為庶人長子仕奮早卒次子宣翊為世子為
寧朔將軍湘州刺史未拜免廢次士弘繼鄱陽哀王休
業襲封被廢還本次宣彥封原豐縣侯為寧朔將軍彭
城太守未拜免廢次宣諒次宣曜出繼南平穆王鑠封

被廢還本次宣景次宣梵次宣覺次宣受次宣則次宣直次宣季凡十三子並從晉平郡太宗尋病見休祐為祟乃遣前中書舍人劉休至晉平撫慰宣翊等上遂崩後廢帝元徽元年聽宣翊等還都順帝昇明三年謀反並賜死

鄱陽哀王休業文帝第十五子也孝建二年年十一封鄱陽王食邑三千戸三年薨追贈太常大明六年以山陽王休祐次子士弘嗣封被廢還本國除

臨慶冲王休倩文帝第十六子也孝建元年年九歲疾
薨封東平王食邑二千戶未拜薨大明七年立第二十
七皇子子嗣為東平王紹休倩後太宗泰始二年還本
國絶六年以第五皇子智丹為東平王繼休倩未拜薨
其年追改休倩為臨慶王以臨賀郡為臨慶國立第八
皇子躋為臨慶王食邑二千戶繼休倩後明年還本國
休倩太祖所愛故前後屢加紹嗣
新野懷王夷父文帝第十七子也元嘉二十九年薨時

年六歲太宗泰始五年追加封謚
巴陵哀王休若文帝第十九子也孝建三年年九歲封
巴陵王食邑二千户大明二年為冠軍將軍南琅邪臨
淮二郡太守徙南彭城下邳二郡太守將軍如故四年
出為都督徐州諸軍事刺史將軍如故增督豫州之梁
郡增邑千户明年徵為散騎常侍左右郎將吳興太守
復徵為散騎常侍太常未拜前廢帝永光元年遷左衛
將軍太宗泰始元年遷散騎常侍中書令領衛尉未拜

復為左衛將軍常侍衛尉如故又未拜出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五郡諸軍事領安東將軍會稽太守率衆東討進督吳吳興晉陵三郡尋加散騎常侍進號衛將軍給鼓吹一部又進督晉安闕二郡諸軍事二年遷梁雍南北秦四州荊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常侍將軍如故增邑二千户受三百户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沈以諂佞事休若多受賄賂時内外戒嚴普著袴褶沈居母喪

被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旣無殊異並不知沈居喪嘗自稱孤子衆乃駭愕休若坐與沈褻黷致有姦私降號鎮西將軍又進衛將軍典籤夏寶期事休若無禮繫獄啓太宗殺之慮不被許啓未報輒於獄行刑信反果錮送而寶期已死上大怒與休若書曰孝建大明中汝敢行此耶使其母加杖三百降號左將軍貶使持節都督為監行雍州刺史使寧蠻校尉削封五百户四年遷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行湘州刺史如故六年荆

州刺史晉平王休祐入以休若監荊州事進號征南將軍湘州刺史仍為都督荊湘雍益梁寧南北秦八州諸軍事征西將軍荊州刺史持節如故尋加散騎常侍又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七年晉平王休祐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京邑謠言休若有至貴之表太宗以言報之休若内甚憂懼會被徵代休祐為都督南徐南兖徐兖青冀六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休若腹心將佐咸謂還朝必有大

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歆先固陳不宜入勸割據荆楚以距朝廷休若偽許之歆先既出執録馳使白太宗歆先坐誅死休若至京口建安王休仁又見害益懷危慮上以休若和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為遷休若為都督江郢司廣交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湘州之始興四郡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江州刺史持節常侍開府如故徵還召拜手書殷勤使赴七月七日即於第賜死時年二十四

贈侍中司空持節都督刺史如故給班劒二十人三望車一乘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於是師便訪覔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東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師解神語東宮典書具道神語東宮典書答云我識巴陵閤一左右當為汝向道數日東宮典書復來語師云我巳為汝語巴陵左右道因達

巴陵巴陵具知云莫聲但聽又頃者史官奏天文占候頗云休若應挾異端神道芒昧乃不可全信然前後相準略亦不無髣髴且帖肆閭自大明以來有若好之謠于今未止謠若百重章句皆配以美辭美事諸不逞之徒咸云必是休若休若休若且知道路有異音里巷有若好之謠在西巴奇懼致王敬先吐猖狂之言近休祐休仁被誅休若彌不自安又左右多是不相當負罪之徒恒說以道路之言叩動之相與唱云萬民之心屬在休若

感激其意尋休若從來心迹殊有可嫌劉亮問髙次祖汝一應識此人當給休若休若在東縱恣羣下無本末還朝被貶爵位小退次祖被亮使歸過問訊大泣語次祖云我東行是一段功在郡横為羣小輩過失大被貶降我實憤惌不解劉輔國何意不作次祖答云劉輔國蒙朝廷生成之恩豈容有此理推此已是有竒意吾使諸王在蕃正令優游而已本不以武事而休若在西廣召弓馬健兒都不啓聞又戾道明等昔親為賊罪應萬

死休若至西大信遇之乃潜將往不啓京吾知汝意謂休若處分因事事何如心迹既不復可測因其還朝在第與書事事詰誚於内許密自引分狀如暴疾致故差得於其名位及見子悉得全也休若既是汝弟使其狼心得申者汝得守冶城邊作太尉公邪非但事關計亦於汝甚切汝可密白嵇太妃令知廬江王褘昔在西州故上云冶城邊也休若子冲始襲封順帝昇明三年薨會齊受禪國除

史臣曰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古人畏亂世也太宗晚途疑隙內成尋斧所加先自至戚晉剌以獷暴摧軀巴㝗由和良酖醴保身之路未知攸適昔之戒子慎勿為善將遠有以乎

宋書卷七十二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南平穆王鑠傳賊多作蝦蟆車以塡塹肉薄攻城○肉薄義見前監本訛因薄南史訛内薄今改正

建平宣簡王宏傳又臨危之際撫楹而歎○楹一本作檻

宋書卷七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書卷七十三 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潢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曹錫璜

宋書卷七十三

梁　沈約　撰

列傳第三十三

顔延之

顔延之字延年琅邪臨沂人也曾祖含右光禄大夫祖約零陵太守父顯護軍司馬延之少孤貧居負郭室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覧文章之美冠絶當時飲酒不護

細行年三十猶未婚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穆之既與延之通家又聞其美將仕之先欲相見延之不往也後將軍吳國内史劉柳以為行參軍因轉主簿豫章公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與同府王參軍俱奉使至洛陽道中作詩二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傅亮所賞宋國建奉常鄭鮮之舉為博士仍遷世子舍人高祖受命補太子舍人鴈門人周續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永

初中徵諸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彦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續之三義續之雅仗辭辯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挫續之上又使還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廬陵王義真頗好辭義待接甚厚徐羨之等疑延之為同異意甚不悅少帝即位以為正員郎兼中書尋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

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黄門郎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俊異世疵文雅延之之郡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曰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敬祭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薫而摧玉貞則折物忌堅方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温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蔑椒蘭身絶郢闕迹遍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

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穎實發望汨心歎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元嘉三年羡之等誅徵為中書侍郎尋轉太子中庶子頃之領步兵校尉賞遇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專當要任意有不平常云天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器不升當由作卿家吏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

濤王戎以貴顯被黜詠嵇康曰鸞翮有時鎩龍性誰能馴詠阮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慟詠阮咸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湛及義康以其辭旨不遜大怒時延之已拜欲黜為遠郡太祖與義康詔曰降延之為小邦不政有謂其在都邑豈動物情罪過彰著亦士庶共悉直欲選代令思愆里閭猶復不悛當驅往東土乃至難恕自可隨事録治殷劉意咸無異也乃以光禄勳車

仲遠代之延之與仲遠世素不協屏居里巷不豫人間者七載中書令王球名公子遺務事外延之慕焉球亦愛其材情好甚款延之居常罄匱球輒贍之晉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官湛之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顏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閒居無事為庭誥之文今删其繁辭存其正著於篇曰庭誥者施於閨庭之内謂不遠也吾年居秋方慮先草木故遽以未聞誥爾在庭若立履之方規鑒之明已

列通人之規不復續論今所載咸其素蓄本乎生靈而致之心用夫選言務一不尚煩密而至於備議者盖以綱諸情非古語曰得鳥者羅之一目而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此其積意之方道者識之公情者德之私公通可以使神明加嚮私塞不能令妻子移心是以昔之善為士者必捐情反道合公屏私尋尺之身而以天地為心數紀之壽常以金石為量觀夫古先垂戒長老餘論雖用細制每以不朽見銘繕築末迹咸以可久承志況

樹德立義收族長家而不思經遠乎曰身行不足遺之後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將責弟悌務為友雖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夫和之不備或應以不和猶信不足焉必有不信儻知恩意相生情理相出可使家有參柴人皆由損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譽言高一世處之逾嘿器重一時體之滋冲不以所能干衆不以所長議物淵泰入道與天為人者士之上也若不能遺聲欲人出已知柄在虛求不可校得敬慕謙通畏

避矜踞思廣監擇從其遠猷文理精出而言稱未達論問宣茂而不以居身此其亞也若乃闇實之為貴以辯晝所克見聲之取榮謂爭奪可獲言不出於戶牖自以為道義久立才未信於僕妾而曰我有以過人於是感苟銳之志馳傾觖之望豈悟已挂有識之裁入修家之誡乎記所云千人所指無病自死者也行近於此者吾不願聞之矣凡有知能預有文論不練之庶士校之羣言通才所歸前流所與焉得以成名乎若呻吟於牆室

之内喧嚻於黨輩之間竊議以迷寡聞妲語以敵要說是短筭所出而非長見所上適值尊明臨座稠覽博論而言不入於髙聽人見棄於衆視則慌若迷塗失偶覊如深夜撤燭銜聲茹氣腆嘿而歸豈識向之夸慢祗足以成今之沮喪邪此固少壯之廢爾其戒之夫以怨誹為心者未有達無心救得喪多見誚耳此盖臧獲之為豈識量之為事哉是以德聲令氣愈上每髙忿言懟譏每下愈發有尚於君子者寧可不務勉邪雖曰恒人情

不能素盡故當以遠理勝之公竿除之豈可不務自異而取陷庸品乎富厚貧薄事之懸也以富厚之身親貧薄之人非可以一時處然昔有守之無怨安之不悶者蓋有理存焉夫有富厚必有貧薄豈其證然時乃天道若人皆厚富是理無貧薄然乎必不然也若謂富厚在我則宜貧薄在人可乎又不可矣道在不然義在不可而橫意去就謬生希𦍒以為未達至分蠶温農飽民生之本躬稼難就止以僕役為資當施其情顧庇其衣食

定其當治遞其優劇出之休饗後之捶責雖有勸恤之勤而無霑曝之苦務前公税以遠吏讓無急傜費以息流議量時發斂視歲穰儉省贍以奉已損散以及人此用天之善御生之得也率下多方見情為上立長多術晦明為懿雖及僕妾情見則事通雖在畎畒明晦則功博若奪其常然役其煩務使威烈雷霆猶不禁其欲雖棄其大用窮其細瑕或明灼日月將不勝其邪故曰孱馬則差的馬則闇是以禮道尚優法意從刻優則人自

為厚刻則物相為薄耕收誠鄙此用不忒所謂野陋而不以居心也含生之氓同祖一氣等級相傾遂成差品遂使業習移其天識世服沒其性靈至夫願欲情嗜宜無間殊或役人而養給然是非大意不可侮也隅奥有竈齊侯蔑寒犬馬有秩管燕輕饑若能服温厚而知穿奬之若明周之德厭滋旨而識寡嗛之急仁恕之功豈與夫比肌膚於草石方手足於飛走者同其意用哉罰慎其濫惠戒其偏罰濫則無以為罰惠偏則不如無惠

雖爾眇末猶扁庸保之上事思反已動類念物則其情得而人心塞矣抃博蒱塞會衆之事諧調哂謔適坐之方然失敬致侮皆此之由方其剋瞻彌喪端儼況遭非鄙慮將醜折豈若拒其容而簡其事靜其氣而遠其意使言必諍厭賓友清耳笑不傾嫵左右悅目非鄙無因而生侵侮何從而入此亦持德之管籥爾其謹哉嫌惑疑心誠亦難分豈唯厚貌蔽智之明深情怯剛之斷而已哉必使猜怨愚賢則顰笑入戾期變犬馬則步顧成

妖況動容竊斧束裝濫金又何足論是以前王作典明慎議獄而僭濫易意朱公論璧光澤相如而倍薄異價此言雖大可以戒小游道雖廣交義為長得在可久失在輕絶久由相敬絶由相狎愛之勿勞當扶其正性忠而勿誨必藏其枉情輔以藝業會以文辭使親不可褻疏不可間每存大德無挾小怨率此往也足以相終酒酌之設可樂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青者幾既青既病將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紓其妄發其唯善戒

乎聲樂之會可簡而不可違違而不背者鮮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將受其毀必能通其礙而節其流意可為和中矣善施者唯發自人心乃出天則與不待積取無謀實並散千金誠不可能贍人之急雖乏之必先使施如王丹愛如杜林亦可與言交矣浮華怪飾滅質之具奇服麗食棄素之方動人勸慕傾人顧盼可以遠識奪難用近欲從若覩其淫怪知生之無心為見奇麗能致諸非務則不抑自貴不禁自止夫數相者必有之

徵既聞之術人反驗之吾身理可得而論也人者兆氣二德稟體五常二德有奇偶五常有勝殺及其為人寧無叶沴亦猶生有好醜死有夭壽人皆知其懸天至於丁年乖遇中身迂合者豈可易地哉是以君子道命愈難識道愈堅古人恥以身為溪壑者屏欲之謂也欲者性之煩濁氣之蒿蒸故其為害則燻心智耗真情傷人和犯天性雖生必有之而生之德猶火含煙而妨火桂懷蠹而殘桂然則火勝則煙滅蠹壯則桂折故性明者

欲簡嗜繁者氣惛去明即惛難以主一目其以中外羣
聖建言所黜儒道衆智發論是除然有之者不患誤深
故藥之者恒苦術淺所以毀道多而義寡頓盡誠難每
指可易能易每指亦明之未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
情或異從事於人者無一人我之心不以巳之所善謀
人為有明矣不以人之所務失我能有守矣巳所謂然
而彼定不然奚棊之敝悅彼之可而忘我不可學嚬之
敝將求去敝者念通怍介而已流言謗議有道所不免

況在闕薄難用筭防接應之方言必出已或信不素積嫌間所襲或性不和物尤怨所聚有一於此何處逃毁茍能反悔在我而無責於人必有達鑒昭其情遠識迹其事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寛嘿以居潔靜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諺曰富則盛貧則病矣貧之病也不惟形色麤黶或亦神心沮廢豈但交友疎棄必有家人誚讓非廉深識遠者何能不移其植故欲蠲憂患莫若懷古懷古之志當自同古人見通則憂淺意遠則怨浮昔琴

歌於編蓬之中者用此道也夫信不逆彰義必出隱交賴相盡明有相照一面見旨則情固卯岳一言中志則意入淵泉以此事上水火可蹈以此託友金石可弊豈待克其榮實乃將議報厚之篚筐然後圖終如或與立茂思無忽禄利者受之易易則人之所榮蠶穡者就之艱艱則物之所鄙艱易既有勤倦之情榮鄙又間向背之意此二塗所為反也以勞定國以功施人則役徒屬而擅豐麗自理於民自事其生則督妻子而趨耕織必

使陵侮不作懸企不萌所謂賢鄙處宜華野同泰人以有惜為質非假嚴刑有恒為德不慕厚貴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與物終世有位去則情盡斯無惜矣又有務謝則心移斯不恒矣又非徒若此而已或見人休事則懃斷結納及聞否論則處彰離貳附會以從風隱竊以成釁朝吐面譽暮行背毀昔同稽款今猶判戾斯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憑人惠訓藉人成立與人餘論依人揚聲曲存稟仰甘赴塵軌衰沒畏遠忌聞形迹又

蒙之毀之無度心短彼能私樹已拙自崇恒輩罔顧高識有人至此實蠹大倫每思防避無通閭伍覩驚異之事或無涉儻遭卒迫之變反思安順若異從已發將尸謗人迫而又迕愈使失度能夷異如裴楷處逼如裴遐可稱深士乎喜怒者有性所不能無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識然喜過則不重怒過則不威能以恬漠為體寬愉為器者大喜蕩心微抑則定甚怒煩性小忍即歇動無愆容舉無失度則物將自懸人將自止習之所變亦

大矣豈唯蒸性染身乃將移智易慮故曰與善人居如入芷蘭之室久而不聞其芬與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與之變矣是以古人慎所與處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盡而不汚爾故曰丹可滅而不能使無赤石可毁而不能使無堅茍無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懐道為人必存從理之心道可懐而理可從則不議貧議所樂爾或云貧何由樂此未求道意道者瞻富貴同貧賤理固得而自我喪之未為通

議苟議不喪夫何不樂或曰温飽之貴所以榮生饑寒在躬空曰從道取諸其身將非篤論此又通理所用凡生之具豈間定實或以膏腴天性有以菽藿登年中散云所足與不由外是以稱體而食貧歲愈嗛量腹而炊豐家餘飡非粒實息耗意有盈虛爾況心得復劣身獲仁富明白入素氣志如神雖十旬九飯不能令饑業席三屬不能為寒豈不信然且以已為度者無以自通彼量渾四游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載山川地道

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靈茂也昔之通乎此數者不為剖判之行必廣其風度無挾私殊博其交道無懷曲異故望塵請友則義士輕身一遇拜親則仁人投分此倫序通允禮俗平一上獲其用下得其和世務雖移前休未遠人之適主吾將反本三人至生斃有之識幼壯驟過衰耗騖及其間夭or雖勝言假獲存遂又云無幾柔麗之身亟委土木剛清之才遽為丘壤回遑顧慕雖數紀之中爾以此持榮曾不可留以此服道亦何能

平進退我生遊觀所達得貴為人將在含理含理之貴
惟神與交幸有心靈義無自惡偶信天德逝不上慭欲
使人沈來化志符往慭勿謂是賒日鑒斯奓著通此意
吾將忘老如固不然其誰與歸值懷所撰略布衆修若
備舉情見顧未書一瞻身之經別在田家節政奉終之
紀自著燕居畢義劉湛誅起延之為始興王濬後軍諮
議參軍御史中丞在任縱容無所舉奏遷國子祭酒司
徒左長史坐啓買人田不肯還直尚書左丞荀赤松奏

之曰求田問舍前賢所鄙延之唯利是視輕冒陳聞依傍詻恩拒捍餘直垂及周年猶不畢了昧利苟得無所顧忌延之昔坐事屏斥復蒙抽進而曽不悛革怨誹無已交遊闒茸沈迷䴵蘖横興譏謗詆毀朝士仰竊過榮增憤薄之性私恃顧盼成彊梁之心外示寡求内懷奔競干禄祈遷不知極已預讌班觴肆罵上席山海含容每存遵養愛兼彫蟲未忍遐棄而驕放不節日月彌著臣聞聲問過情孟軻所恥況聲非外來問由已出雖心

智薄劣而高自比擬客氣虛張曾無愧畏豈可復弼亮
五教增曜台階請以延之訟田不實妄干天聽以彊凌
弱免所居官詔可復為秘書監光祿勲太常時沙門釋
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獨榻延之甚
疾焉因醉白上曰昔同子參乘袁絲正色此三台之坐
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過肆
意直言曾無遏隱故論者多不知云居身清約不營財
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為適傍若無人二十九年

上表自陳曰臣聞行百里者半於九十言其末路之難也愚心常謂為虛方今乃知其信臣延之人薄寵厚宿塵國言而雪效無從榮牒增廣歷盡身彫日叨官次雖容載有塗而妨穢滋積早欲啓請餘筭屏蔽醜老但時制行及歸慕無賒是以腆冒愆非簡息干黷耗歇難支質用有限自去夏侵暑入此秋變頭齒眩疼根痼漸劇手足冷痹左髀尤甚素不能食頃向減半本猶賴服比倦悸晚年疾所催顧景引日臣班叨首卿位尸封典肅

祗朝校尚恧匪任而陵廟衆事有以疾怠宫府覲慰轉闕躬親息奠庸徽過宰近邑回澤爰降實加將監乞解所職隨就藥養伏願聖慈特垂矜許稟恩明世負報冥暮仰企端闈上戀罔極不許明年致事元凶弑立以為光禄大夫先是子竣為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竣參定密謀兼造書檄劭召延之示以檄文問曰此筆誰所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延之曰竣筆體臣不容不識劭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延之曰竣

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効意乃釋由是得免世祖登阼以為金紫光禄大夫領湘東王師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笨車逢竣鹵簿即屏往道側又好騎馬遨游里巷遇知舊輙據鞍索酒得酒必頹然自得常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加給親信三十人孝建三年卒時年七十三追贈散騎常侍特進金紫光禄大夫如

故諡曰憲子延之與陳郡謝靈運俱以詞彩齊名自潘岳陸機之後文士莫及也江左稱顔謝焉所著並傳於世竣別有傳竣弟㥄亦以文章見知官至江夏王傅義恭大司徒録事參軍蚤卒太宗即位詔曰延之昔師訓朕躬情契兼款前記室參軍濟陽太守奐伏勤蕃朝綢繆恩舊可擢為中書侍郎奐延之第三子也

史臣曰出身事主雖義在忘私至於君親兩事既無同濟為子為臣各隨其時可也若夫馳文道路軍政恒儀

成敗所因非繫乎此而據筆數皋陵雖犯逆餘彼慈親垂之虎吻以此為忠無聞前誥夫自忍其親必將忍人之親自忘其孝期以申人之孝食子放鹿斷可識矣記云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豈不以年薄桑榆憂患將及雖有職王朝許以辭事況顛沛之道慮在未測者乎自非延年之辭允而義愍夫豈或免

宋書卷七十三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

顔延之傳妹適東莞劉憲之穆之子也○臣承蒼按穆之之三子慮之式之貞之無名憲之者此憲字疑誤

道經汨潭爲湘州刺史張紀祭屈原文以致其意○臣承蒼按顔延之集爲刺史張邵作篇首稱維有宋五年是時湘州刺史正是張邵非紀也

凡生之具豈閒定寶○閒顔集作簡

宋書卷七十三考證